



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

——解放前上海“法电”工人斗争回忆

沪南车场编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

——解放前上海“法电”工人斗争回忆

沪 南 車 場 編
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

1953年

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

——解放前上海“法电”工人斗争回忆

沪南車場編

*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鎮興路54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001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1/32 印張 1 11/16 字數 31,000

1958年12月第1版

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1,000

統一書号：11074·245

定 价：(六)0.13元

封面設計：冒怀苏

序 言

上海沪南車場的前身，是法帝国主义为了在中国进行經濟掠夺而創設的“上海法商电灯、电車、自来水公司”，简称“法电”。“法电”的經營范围，包括水、电、交通三个部分，职工人数很多，而且比較集中，所以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在“法电”工人中进行宣傳、組織工作，1926年“法电”就正式成立了党的支部。党支部建立后，“法电”工人在党的领导下，对敌人进行了許多次頑强、英勇的斗争，直到解放。

党领导“法电”工人坚持了长期的斗争，这些斗争中，可歌可泣的故事是很多的，正如一些老工人所說：“要講斗争故事，三天三夜也講不完。”其中，就規模較大的来講，就有“法电”工人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，大革命失败后的五十七天大罢工，敌伪时期的兆丰公园四十天大罢工，抗日胜利后的“九·二六罢工”、七天半的“九·二七罢工”，以及上海解放前夕的护厂斗争，等等。如果大家动手，編写出一部“法电工厂史”，一定可以成为內容丰富而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材料。但这是一項艰巨的工作，一时是不容易完成的。

这个小册子里搜集的几篇东西，是根据曾經参加过各个时期斗争的一些同志的回忆，整理出来的。由于各人在斗争中接触的面有限，这些片断的回忆，远不能反映当时斗争的

面貌。但是，为了紀念过去的这些斗争，并且作为编写工厂史的一个开始，我們还是应出版社同志的积极推动、組織，把它們写出来出版。希望熟悉“法电”工人斗争的前輩和同志們指正，并协助我們来编写工厂史。

中共沪南車場总支書記 陈龙祥

目 录

序 言

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片断	刘志仁 (4)
五十七天大罢工	蒋阿龙 (6)
我进“法电”和参加“兆丰花园罢工”的回忆	王观章 (14)
记 1945 年 9 月 26 日的大罢工	陈龙祥 (19)
“大请客”和“劫法场”	姜鹏发 (27)
回忆“九·二七”	刘文彬 (35)
1948 年改选工会的斗争	王桂生 (41)
护厂斗争和取缔“地下军”	吉锦冠 (45)

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片断

刘 志 仁

1927年3月間，北伐軍已經从杭州开到了上海附近的龙华。上海工人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，配合北伐軍的进展，从北洋軍閥手里夺取上海。

那年，我已在“法电”当開車。記得21日那天上午，我正在十八路无軌电車上值班，有个售票弟兄小声地通知我：“小刘，中午十二点鐘，听到救火鐘声，車子就开进厂。到工会集合，去欢迎北伐軍。”其实，我的心里早已清楚。轟轟轟……咯咯咯……机枪声越放越近了，我的心里象开了花似的，高兴得不得了。

那天車子都开得特別慢，比黃牛車快不了多少。十一点半光景，有的車子就开始进厂。我一听到这个消息，馬上把車子調头开进厂，这时离救火鐘响还有十几分鐘。等到救火鐘当当当敲起来，我們的車輛差不多已全部进厂了。

工会門口集合了一百多个糾察隊員，正在武装。說起武装，也真好笑。武器总共不过是三四十把月牙式的斧头、三支短枪，其中一支还是放不响的。还有些木棍、撬路棒、鉄扳头……。幸亏我出手快，弄到了一根木棍。

这次起义，党是通过总工会来领导的。武器分配好之后，

总工会代表叫大家排队，准备出发。当时，有的弟兄感到拿根本棍不够劲，没有拿到武器的弟兄，更有些不开心。总工会代表就对大家讲：“弟兄们，不要小看这些武器，这些武器在我们手里就能派大用场。大家也不要嫌太少，敌人手里有的是，等着我们去拿！”对，到敌人手里去缴枪！队伍就这样出发了。

队伍沿西门路（自忠路）向南市进发，大部分商店已关上了排门，马路上的摊贩也收了摊在看热闹。队伍到方浜路时，两个站岗的黑狗（伪警察）服服贴贴地缴了枪。大家的信心更高了。接着，又冲进了小西门派出所，把看门警察的枪也缴了。这时有个家伙躲在里面化粧，准备逃跑，大家拉出来一看，嘿，原来是敌人的大刀队长，是个杀人刽子手。这就激怒了大家，大家动手就打，恨不得咬下他身上的肉。可是领队叫我们不要打，说是要进行审问。因此，就将他衣服剥掉，绑了起来，押在队伍前面游街。市民看到这个坏蛋被捉住了，都拍手称快，围着要看这傢伙的丑相，马路上挤满了人。

我们与华商电气公司、求新造船厂、救火会等队伍会师了，人多势大，武器也增多了，于是决定攻取大东门“警察厅”，分前后门两路进攻。那知“警察厅”里的反动头子早已溜之大吉，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到门口，“警察厅”屋顶上就扯起了白旗。“警察厅”里的军乐队也开了出来欢迎我们，表示投降。我们在“警察厅”缴获了大批武器，领队当场宣布：没有枪的纠察队员每人领一支步枪。我连忙把木棍丢掉，拿了支没有皮带的老爷步枪。我从来没有拿过枪杆，枪该怎么放也不知道。但是，当时一心要打败北洋军阀这批坏蛋，这些问题也不管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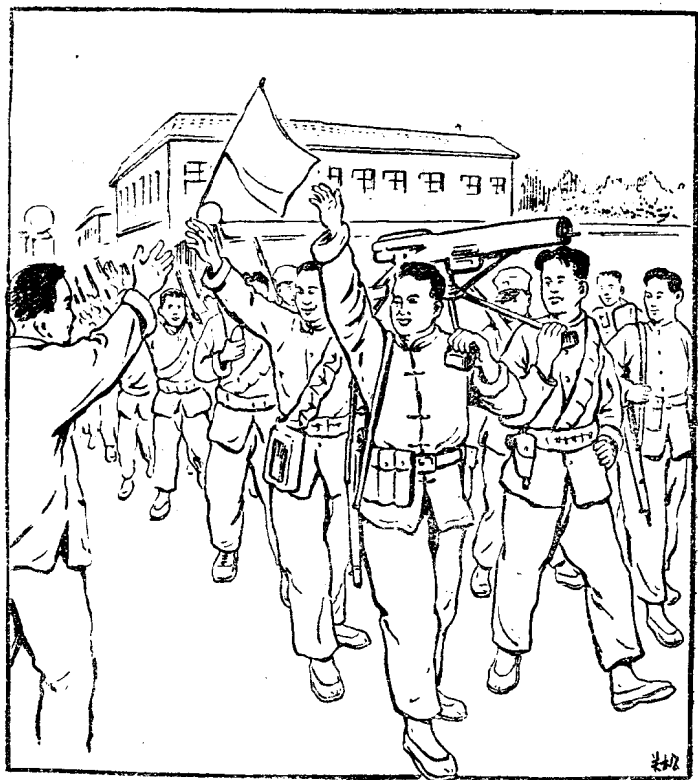
“警察厅”占下来之后，我們沒有繼續进攻，先在那里开了个公审大会。領队將我們的队伍集合在天井里，推了个同志当审判官，公审杀人劊子手。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，大刀队长被判了死刑，并立即枪毙。但是，过去大家吃他的苦头实在太多了，枪毙实在太便宜了他。大家一致要求用他的大刀来杀他自己的头，領队同意了。这时，队伍中有一位售票員，他弟弟曾經因拾到一張傳单，就被这傢伙杀害，因此請求由他来执刑，亲手替弟弟报仇。一貫杀害工人的劊子手，终于在工人面前伏法了。不单是这位同志报了仇，也替大家出出冤气，跟着我們一起来的老百姓都高喊：“杀得好，杀得好”，情緒激动到了极点。

当时，在南区还有一个敵軍的最后据点“沪軍营”还没拿下来，总工会代表和大家商量后，决定把各单位的队伍汇集攏来，集中力量向“沪軍营”进攻。

队伍又出发了，“法电”队伍領头，一千多人往南市高昌庙“沪軍营”开去。一路上会开枪的就朝天开枪示威，很多市民也放鞭炮欢迎。不知那位弟兄把一串小鞭炮放进了路旁塌車上的空火油箱里，一下子乒乒乓乓象放机关枪。这个偶然的发现，启发了糾察队員。糾察队員立刻把空火油箱全部借来，把所有小鞭炮都放进去，一点着，就象几挺机关枪同时开了火，声势顿时浩大起来。

軍閥平时耀武揚威，那知鞭炮声一响，就吓得屁滾尿流。队伍到了車站支路，离“沪軍营”只有一里路了，总工会代表叫大家停下来，暫時停止进攻。开始，大家有些搞不通：“眼見到

手的馒头为啥不去拿来吃？难道我們怕他們？”后来經总工会代表說明，才知道为了防止不必要的損失，尽量避免与敌人正面冲突。說老实话，我們队伍里的确有很多弟兄与我一样，老爷步枪只会背不会用，冒冒失失地冲了过去一定会吃亏的。因此，就先派了五个人到敌人門口去喊話：“国民革命軍已把你們包圍了，快快投降，不然就要打進来了！”那知里面的反动头



工人糾察队到处受到欢迎。

子，早已溜到“租界”上逃命去了，只剩下一个值星官在撑市面，一些“小百腊子”都吓得象热鍋上的螞蟻在团团轉。

經我們这么一喊，敌人立刻宣布投降。总工会代表首先冲进去，命令他們放下武器站队。从“沪軍營”繳获的武器可真不少，有重机枪六、七挺，輕机枪十几挺，新式步枪三百多支，手枪是一箱一箱計数的。这时，大家又都换上了新式步枪，有人还背了机关枪。总工会代表叫大家当心走火，說实在，我当时心里是有些吓势势的，怕走火。但是老爷步枪也是实在看不上眼了，还是换上了新式步枪。

我們占領了敌人南区的最后堡垒“沪軍營”，南区有組織的軍閥队伍，到3月21日下午六点多鐘全部被打垮了。总工会代表領導大家高呼“暴动成功”等口号。这时工人糾察队到处受到欢迎，很多工人自动跟在我們的队伍后面游行，高呼革命口号。当晚工人糾察队集中在华商电气公司过夜，第二天又集中到三山会館，負責維持革命秩序、放哨、巡邏、繼續捕捉散兵游勇，就象是一支正規軍。（孙进福整理）

五十七天大罢工

蔣 阿 龙

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发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以后，“法电”的工人运动进入了低潮。但1930年6月，“法电”在这种沉寂的空气里，却爆发了一次五十七天大罢工，震动了全上海。工人群众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坚持斗争，英勇不屈，终于迫使原来显得非常凶恶顽固的法国老板，不得不同意工人提出的条件，取得了罢工胜利。这是“法电”工人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。

罢工前夜，工人组织的情况是：在车务部，工贼走狗李麟书等组成了“俱乐部”的走狗组织，原有的工会组织遭到了分化、破坏；但是在机务部，由于共产党员徐阿梅等同志的积极活动，工会组织继续保持下来。

“法电”党组织，为了发动工人斗争，就坚持深入细致地做好对工人弟兄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。当时工人生活是十分困苦的：一天要工作九小时半，礼拜日只有半天休息，工头经常要打骂工人，工人领了工资，工头还要来拿“拔头”（工人从领得的工资中拿出几块钱交给工头，叫做“拿拔头”）。党组织因此通过各种方式，经常对我们工人讲：要团结起来，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、集体的力量，反抗洋老板的剥削，争取工人福利，

改善工人的生活等道理。我記得当时在車間厕所的周圍，每天总有几十个人圍着阿梅等同志，听講道理。每当有人給工人弟兄講道理的时候，我們就去“望风”，看見洋人走来，就先通知大家走散。“自由”“团結”“反压迫”……这許多当时对我們是非常新奇的道理，由于党的不断教育，我們是越来越清楚了。

“法电”党組織又在机务部团結了四十个积极分子，用結拜弟兄的方式，組成了一个核心力量，实际上就是党的外圍組織。党为了充分运用工会这个工具，又发动群众除了选举出工会委員外，还在各車間选举干事，这四十个弟兄大多当选为車間干事，加强了工会和群众的联系。又利用工会举办国术訓練班、會員死亡补助、停职补助等方式，进行多种多样的組織活动。

有一次，老車間漆工姚阿毛在中午散工前五分鐘在車間里抽香烟，被一个法国工头(群众把这个工头叫做“老鼠”)看見了，洋老板竟一定要停姚阿毛的生意。工人由于有了自己的組織，很快就发动怠工抗議，結果洋老板只得屈服，改为罰三块錢工資了事。通过这些具体事例，工人都非常亲切地体会到組織起来的好处。

工人团結越来越紧密，黨員在群众中的威信也越来越高。洋老板很不滿意，他們以为只要把一些在工人群众中积极活动的“眼中釘”拔掉，就可以太平无事了。因此他們千方百計地对付徐阿梅。有一天，洋老板借口阿梅同志在廁所里“磨洋工”，竟冒冒失失地宣布要把他开除出厂。不料这一下立刻震动了各車間的工人。洋老板在中午将近十二点时通知徐阿梅

停生意，消息傳了出去，下午一點鐘不到，董家渡水厂、卢家灣电厂和机务部新老車間的工人都赶来了。大家决定立刻怠工，一时六百多工人的工作都停了下来。洋老板这一下慌了，只得推說这是一个“誤会”，答应恢复徐阿梅的工作。

“法电”党組織，决定要趁这个机会，讓工人弟兄們进一步認識到“團結就是力量”，同时打击洋老板的威信，拆穿洋老板的紙老虎。决定由阿梅同志提出，要洋老板向工人道歉，保証以后不再发生同样的事，并且要用大班的汽車和放鞭炮去接他复工。由于工人坚持怠工，資方害怕事态扩大，終于被迫同意派了买办的汽車去接徐复工，并一路燃放鞭炮。

阿梅同志在群众热烈的欢迎中进了工厂，还向大家演講，感謝工人弟兄对他的爱护，鼓励大家加强團結。这一幕喜劇的演出，更使工人們認識了自己的力量、懂得了團結的重要。

由于党組織进行了这一連串的宣傳、組織工作和不断的实际斗争，工人的队伍越来越坚强了。酝酿大罢工的条件也就越来越成熟了。

*

*

*

1930年5月間，发生了蔣介石、馮玉祥、閻錫山的軍閥混战，上海物价暴漲，米价从每石靠十元跳到二十元以上，工人的生活越来越困苦。“法电”的洋人職員都大量增加工資，有的法国人甚至光是加薪部分就在二百元以上。5月19日，机务部工会在党組織的布置下，召开全体代表大会，决定向資方提出六个条件，主要是每天工作八小时，普加工資每人每月八元，每年发給年奖两个月，并且发給职工退職金、死亡撫恤金，

发給英“租界”电車的通用月票，和发給工会常务委員在工会工作的工資等項。但是資方态度非常蛮橫，始終拒絕工人的要求。群众越来越憤慨，6月17日晚上召开的机务部工人全体大会上，一致決議从第二天起开始罢工。

罢工工人組織了罢工委員會，推选阿梅同志为主要負責人。罢委会有很严密的組織，所有工人都編入小組，各組都有組長，各車間有車間代表。全体大会上还規定了每天上午和下午工人到工会签到的办法，以便开会和聯絡。同时又組織了糾察队，准备对付敌人的武力压迫和走狗的破坏活动。

法国老板依靠“租界”的帝国主义武力，对待工人采取了凶惡“镇压”的手段。罢工当天，他們就出动了大批武装探捕，把各車間的鉄門紧閉，不許工人进出。他們一面利用走狗工賊，严密控制車务部工人和职员的行为；一面雇用了几十名白俄，准备維持車輛和水电方面的修理工作。后来他們又設法招收了几十个新工人。但是由于技术工人缺乏，尤其是上海工人同情“法电”工人罢工，前来应征的很少。罢工坚持下去，公司的車輛损坏日多，水电供应也时常中断，洋老板才逐漸尝到罢工的滋味。

在这一时期，車务部工人由于工賊走狗的分化，还沒能参加到罢工队伍里来，因此電車还能行駛。罢工工人为了打击洋老板气焰，扩大罢工影响，更加积极活动，这样就时常直接和武装巡捕发生冲突。在这些冲突里，很多工人，特別是糾察队员，表现了非凡的英勇气概。尽管法帝国主义在每輛車上派了安南巡捕保护行駛，并且在各次冲突中总是要逮捕工人，

英勇的工人还是不断地和武装敌人展开斗争。象6月29日一次斗争中，一小时内抛停了十七辆电车，交通完全断绝。

洋老板在谈判中一再耍无赖手段、出尔反尔，工人情绪更为愤激，因此水电供应方面也常受到影响。7月14日是法国的“国庆节”，洋老板为了要装点门面，事先串通大流氓头子杜月笙出来“调解”，原来条件已经谈得差不多了，洋老板忽然又赖皮，工人非常愤怒。7月13和14这两天，工人不断斗争的结果，竟使得法国的殖民老爷们不得不在灯光昏暗、水质混浊、交通紊乱和戒备森严的情况下，渡过他们的“节日”。

为了扩大工人内部的团结、扩大斗争队伍，党通过罢委会不断向车务部工人进行宣传。车务部党员周国强等，也在车务部工人中加紧活动。7月18日，恰好是机务部罢工“满月”的一天，这天清早，罢委会动员了二百多人，组织许多小队，分布在南市（“法电”工人大半住在南市）交通要道上，劝告车务部弟兄不要去公司上工，邀请他们到罢委会报到。这样，绝大多数的车务部工人都先后集中到工会会所，庄严地在罢工名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罢工队伍迅速地扩大了。车务部工人终于突破了资方和走狗的控制，参加到罢工的行列中来了！

但是，法帝国主义仍采取种种高压措施，阻挠车务部工人罢工。电车上武装巡捕增加了，各交通要道都有警备车往来巡查，毗连南市的地区密布铁丝网，各铁栅门提早关闭，大批武装探捕在各处严密防范，如临大敌。在斗争中，工人被捕的也越来越多的了。

工贼组织的“俱乐部”还在继续分化破坏，他们猖狂地在

7月19日夜間公然召開車務部少數工人的會議，胁迫通過反對罷工的決議。在黨組織的領導下，罷委會決定和工賊展開正面鬥爭，7月21日，發動了二百多罷工工人的示威游行，到法“租界”馬浪路（馬當路）工賊“俱樂部”去責問破壞罷工的走狗。法帝國主義捕房得到走狗的報告，竟派出大隊鉄甲車，滿載武裝巡捕百餘人，开到馬浪路，竟向手無寸鉄的徒手工人開槍示威。群眾怒不可遏，冲進了“俱樂部”，从中取出國術班用的刀槍矛劍和巡捕進行搏鬥。結果有三十多工人被打傷，有二十四個工人被捕房捉去。附近有一個泥水匠，竟被法帝國主義的槍彈打死了。這就是後來大家都知道的“馬浪路慘案”。

*

*

*

法帝國主義的壓力越大，工人的團結越強；法帝國主義越殘暴，工人越英勇。慘案發生後，“法電”職工立刻以進一步擴大罷工的行動回答法帝國主義的屠殺。原來在走狗控制下的車務部少數工人，都覺醒過來，再也不愿替雙手沾滿鮮血的法帝國主義工作了。原來還有些搖擺不定的寫字間職員，也激于民族義憤，毅然推派代表六十多人在慘案發生的當天下午到工會報到，表示支持工人的正義鬥爭。接着，他們陸續離開了公司。在“法電”當時一千六百多職工中，參加罷工的有一千五百多人，形成了“法電”歷史上第一次全體職工團結一致的大罷工。

罷工委員會一面擴大組織，一面加強對外宣傳。當時上海黨組織積極支持“法電”工人的鬥爭，從“法電”工人罷工一開始，就發動了很多單位職工，支援慰問，進行募捐、宣傳。慘